

东野圭吾

梦都灵

夢はトリノをかけめぐる

梦回都灵

东野圭吾 著

赵秀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回都灵/(日)东野圭吾著;赵秀娟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783-9

I. ①梦… II. ①东…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325 号

《YUME WA TORINO WO KAKEMEGURU》



© Keigo Higashino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450

责任编辑:胡远行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梦回都灵

〔日〕东野圭吾 著
赵秀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字数 115,000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83-9/I·4611 定价:35.00元

梦回都灵

东野圭吾

我是猫。

聪明的读者们一定清楚，此处沿用了某部著名小说的开篇部分。倘若是那部小说的话，接下来就该这么写了：“名字嘛……还没有。”不过，本猫可是有名有姓的。

鄙名梦吉，给我取名的是与我同住的一位大叔。大叔算是一位职业作家，靠写些伪小说为生。

平日里我们互不干涉彼此的生活，而这已经成为某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不过也偶有例外。比如说，大叔生病的时候，我会煮点粥之类的东西给他喝。

然而，某天早晨我遇到了些麻烦，只好向大叔求救。

“哎，过来一下啊！大事不好了！”

听了我的话，大叔便顶着他那乱蓬蓬的头发从工作室过来了，睡眠惺忪的双眼在看到我的瞬间，一下子瞪得溜圆。

“呜哇！你是何许人也？！”

“我是梦吉呀。”

“啊？不会吧！真的吗？”

大叔歪着脑袋盯着我好一顿端详。

“不过，你毛衣上的那些条纹好像看起来很眼熟啊。”

“那是我毛皮上的花纹嘛。”

“哦。”大叔点了点头，“那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也不晓得。反正一觉睡醒之后就如此这般了。”

若要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是：原本是区区小猫一只的我，居然变成了人类！而且看样子大概还未及弱冠。从镜中来看，应该还算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

“唔……”大叔点了支烟说道，“世上还真有这么匪夷所思的事儿呐。”

一般来说，如果一只猫变成了人，这点程度的惊异应该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倘若在这个地方煞费笔墨的话，本小说的情节就无法继续展开了。所以，对于大叔的反应就暂且描述到此吧。

“你觉得接下来怎么办好呢？”

“嗯……既然你都已经变身了，我也无计可施。难得有这么一次嘛，你就尝试一下人类的生活吧。”

“唉——真烦啊！我觉得以往的生活就挺好的嘛。”

“你在说什么啊？难道一个大好青年，整天就只想晒晒太阳、

睡睡午觉吗？对了，你去给我打工好了。车站前面的拉面馆正在招人手呢。”

“我可不擅长吃拉面啊，因为我的舌头现在还是猫舌的样子。”

“谁让你去吃啊？我是叫你去给客人们服务的。”

“但试吃什么的还是很有必要的吧。而且，要是我去打工赚钱的话，大叔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抚育金就会大大缩水的。”

“是呀，你说的倒也在理。”

这么说着，大叔便打开了电视机，电视上正在播映花样滑冰大赛。看到安藤美姬滑冰时的曼妙身姿，大叔脸上立马露出一副色迷迷的表情。

“马上就到都灵冬奥会了。自从盐湖城冬奥会结束以来，已经有四年时间啦。真是时光飞逝啊！”大叔嘟囔了几句，突然一拍大腿，向我这边转过头来，“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你又想说什么？”

“你去参加冬奥会吧。然后拿个金牌，向我报恩，怎么样？”

第二天，我便跟大叔一起坐上了前往札幌的飞机。

“我第一次知道冬季奥运会还是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自从在札幌冬奥会上看到日本队在跳台滑雪比赛中独揽金、银、铜牌之后，我就迷上了跳台滑雪。”

“啊，我知道。那次的参赛选手是叫原田或者船木什么的吧？”

“那是长野奥运会，札幌奥运会是在一九七二年。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有冬季奥运会这么个比赛。”

“不过，即便是现在也很少听说冬季奥运会啊。一般人估计也跟我差不多。冬奥会跟夏季奥运会比起来，人气可是相差悬殊呐。”

“这些事大家都心中有数，你就不用挑明来讲了。不过情况也确实如此。比如说，卡尔·刘易斯^①、谢尔盖·布勃卡^②等人可谓是无人不晓，但是提到比约恩·戴利^③、马蒂·尼凯宁^④的话，恐怕就没几个人知道了。”

“尼凯宁是跳台滑雪的选手吧。前几天我还看到他因为暴力犯罪被捕的新闻呢。”

“当年他可是在卡尔加里冬奥会上获得三枚金牌的芬兰英雄啊，可事到如今却只有在惹上麻烦时才受到关注……唉！”

“那戴利呢？”

“比约恩·戴利是挪威的英雄。他曾经被誉为‘越野滑雪之王’，在长野冬奥会上一人独得三枚金牌。到此为止，总计获得过八枚奥运金牌。你说他是不是实力强到令人恐怖？”

“这些事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啊。”

“就是说啊，在日本，人们对冬季奥运会的关注度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冬季运动迷，我对这件事一直很不满意，总想调查一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这次刚好是个好机会，咱们

① 美国著名田径选手。编者注。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② 乌克兰著名撑杆跳选手。

③ 挪威著名越野滑雪选手。

④ 芬兰著名跳台滑雪选手。



你去参加冬奥会吧。然后拿个金牌，
向我报恩。怎么样？

你想说什么？



就去实地调查一下，看看冬奥会对于日本来说究竟是何种存在。”

“你还真能讲大话，到底能不能办到啊？且不说这个，我倒想问问，你说的实地调查跟我参加奥运会有什么关系吗？”

“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在日本的人气很低。换句话说，出赛应该会比夏季奥运会简单很多。我就是想去验证一下。”

“哼……会那么顺利吗？我可是只猫啊。”

“也许正因为你是猫才会顺利的。”

多么乐观的预言啊！

“不过，我可要提前声明一下，这次参加奥运会只是代表我自己。这跟你说的什么报恩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事儿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哦，好像到了！”

“你在听我说话吗？喂！这位大叔！”

到了札幌以后，我们便坐车前往陆上自卫队^①所在的马驹内驻屯地西岗射击场。其间我问大叔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因为那儿有一个专业运动团体。”大叔鼓了鼓鼻子说。

“专业？足球或者棒球之类的吗？”

“那样的话就不是冬季运动了。我是说冬战教啊。”

“冬战教？”

① 自卫队，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国家军事武装力量。

大叔取出连接到手机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了某个网页。于是画面上便出现了“冬季战技教育队”这样一个标题。页面上显示着如下介绍：

冬季战技教育队（通称“冬战教”）位于有着一百八十五万人口的札幌市，由战斗战技教育室（负责“指导积雪寒冷场地的战斗、战技时所必需的教育训练”）、调查研究室（进行“在积雪寒冷地的部队应用等的调查研究”）、特别体育课程教育室（进行“冬季两项”、“滑雪”的教育训练）以及支援这些活动的团队总部构成。是陆上自卫队唯一的冬季专项训练部队。

“哼……是用来进行野战训练的地方啊。”

“虽然字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主要是培养奥运选手。特别是冬季两项，在日本只有这里可以当作练习场地。”

“为什么啊？对了，冬季两项是什么？”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似的。”

听到我这样讲，大叔顿时皱了皱眉头。

“也是。一般对外行解释的话会说成是铁人三项的变形什么的。冬季项目的认知度都很低，冬季两项就是代表啊。”

根据冬战教的主页来看，所谓冬季两项，好像就是越野滑雪和射击相结合的运动。也就是说，在进行长距离滑雪的同时还要

用来福枪射击。如果射击脱靶的话，作为惩罚，必须滑行更长的距离。

“这种比赛规则，我光是用脑袋想想都觉得难度太大了。”我说道。

“是吧？而且射击是需要取得相关资格的，所以参赛者当然也就寥寥无几。”

“原来如此。所以只有在冬战教才能练习喽。”

“没错！”

“哎！我说，你该不会想让我参加这个比赛吧？”

“正是如此！”

“不要啊！我可不想做那么辛苦的事。”

“你真烦人！既然你都到这儿了就认命吧，再说参赛选手确实是少之又少。冬战教的成员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三十个而已。实际上，这就是全日本的所有参赛人数。也就是说，一开始就能成为国家队队员。怎么样？哪里还有这种近在咫尺的奥运之路啊！”

“是吗？可是我总感觉好像被你骗了。”

“那样的话正好，你就权当是被我骗了。跟我来吧。”

车子驶上了山路。所到之处有一扇庄严的大门，门口站着两位自卫官。入口的牌子上写着：陆上自卫队冬季战技教育队第一射击场回旋滑雪道。

穿过大门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原野。那里有一条沥青铺成的道路，一些年轻的选手脚踩着类似旱冰鞋的东西在上面滑行。

大叔告诉我那就是回旋滑雪。在没有雪的时候就如此这般地进行越野训练。我看着那些人滑行自如的轻盈身姿，感觉好像十分有趣。

这时走来一位身着自卫官制服、面相凶恶的男子。大叔跟那人讲了几句话后便招手叫我过去。

“这位是中村忠先生，他是冬战教的宣传负责人，同时也兼作运动员星探。中村先生，这家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过的梦吉。”

“你就是梦吉啊。”中村先生稍稍缓和了一下令人发指的脸色，“听说你以前是只猫。”

看来他已经对情况了如指掌。于是我只好低下脑袋向他鞠躬施礼，嘴里说着“请多关照”。

“你有意参加冬季两项，我很高兴啊。这一行的选手募集可是非常困难的。”

“运动员星探所关注的，说到底还是在大学或者高中时期有过越野经验的人吧。”大叔问道。

“这个嘛，本来我们是想发掘一些顶级选手的，但是那种人往往都会进入普通的企业队继续越野比赛……所以，目前发掘人才还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发掘人才时一般都会说些什么话来诱导别人呢？‘可以很容易到奥运会参赛’之类的吗？”

“当然也会那样讲。不过一般来说，首先会强调良好的训练环境；还有，越野滑雪跟冬季两项这样的比赛项目，有可能参

加奥运会，等等。然后就会讲一些可以开枪射击啦、并且可以随便射击之类的话，这样似乎很有煽动效果。但事实上进展却并不顺利。”

“问题出在哪里呢？”

“人们对自卫队这个名称有抵触，还有就是对职业内容不甚了解吧。而且，一般有了其他职业奋斗目标的学生，也不在我们的选择之列。被运动员星探发掘并加入冬战教的选手，会比一般入队者的地位还要高。”

中村先生带我们参观了射击场。以回旋滑雪方式滑到射击场的选手们迅速用来福枪摆好姿势，开始射击。他们瞄准的是前方五十米处排列着的五个又黑又圆的靶子。成功命中的话，黑色的靶子便会变成白色。

“这些运动员在越野滑雪之后，一个个都累得气喘吁吁的，却居然还有能力立刻开始射击。”大叔不禁感叹道，“我在学生时代也练过射箭，呼吸一旦急促起来的话，就很难瞄准靶心。”

“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滑行至射击场附近时，都会逐步调整呼吸。不过，世界顶尖级的男选手是不会去调整呼吸跟脉搏的。他们会保持正常速度滑过来，之后立刻进入射击状态，不必有意识地调整呼吸及脉搏就直接开始射击。动作快的选手甚至能够在三十秒内命中所有靶心。”

世界级的竞争果然不可小觑啊。

这时，有位很可爱的女运动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滑行而来，随即架好了来福枪。那飒爽的英姿委实动人心弦。不知怎

地，我总觉得她有点像广末凉子^①。

“那个女孩子真可爱啊。”我不由自主地称赞道。

“是啊。”大叔也是一副色迷迷的样子。

“那是目黑香苗。”中村先生说道，“她是目前被寄予厚望的选手。队里已经内定让她参加都灵奥运会了。”

从中村先生的话中我们得知，目黑选手毕业于日本女子体育大学，现年二十七岁。她最先开始进行冬季两项的训练当然是在加入自卫队之后，在此之前是越野滑雪项目的选手。从二〇〇三年开始参加世锦赛，上赛季的最好成绩是第八名。速跑能力位居世界前十左右，本赛季将以前三名为目标。

“她以前姓铃木。”

中村先生的话令我们诧异非常。

“嗯？以前姓……？”

“对。她丈夫就是盐湖城奥运会中冬季两项的代表选手，目黑宏直。”

原来她已经身为人妻了啊。大叔有些难掩心中的失落感。

就目前来看，除了目黑香苗，男子组的井佐英德选手也已经被内定为奥运会参赛代表了。冬季两项的代表男女各五人（各含一名候补选手），当这篇怪文被见诸报端时，说不定名单早已尘埃落定。

“这些人都好厉害啊。我也能跟他们一样吗？”

① 日本著名女演员。

“只要努力练习应该就没问题。”中村先生说，“不过你好像有点驼背啊。”

“那是天生的。”

“如果进行冬季两项的练习，没准你的驼背就能治愈了。”

之后，不知大叔玩了什么手段，我们居然有了跟目黑香苗选手对话的机会。

在房间里相对坐着时，我感觉目黑选手比起训练时似乎娇小了许多。或者说，架着来福枪进行回旋滑雪时的她看起来要比实际生活中健硕很多。这恐怕是因为她的自信也感染了我们吧。目黑选手告诉我们，她现在的目标是在都灵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看起来的确大有希望。

“你从越野滑雪转而练习冬季两项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大叔问道。

“我是上大学三年级时被冬战教练挖过来的。当时他们对我说，加入自卫队的话可以射击，所以也能进行冬季两项的训练。而且他们还说，因为这个项目竞争者比较少，所以很容易参加奥运会。”

这些话跟中村先生对大叔讲的内容完全相同。

“能够射击与能够参赛奥运会——对于你来说，哪一个更有吸引力？”

“我自己是更想射击啦。那时我觉得参加奥运会完全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你实际接触过射击后，又觉得如何呢？”

“嗯——挺难的。我觉得外国选手也许从小就有机会练习开枪射击，所以他们的射击技术都非常棒。”

这时，大叔站起来离开了座位，于是我悄声跟目黑选手搭起话来。

“那个——他们要我参加冬季两项的训练呢。”

“看来是这样。那你要加油喽。”

“滑行过来后立刻射击，这个应该是相当艰苦的吧。”

“这个嘛……”目黑选手苦笑了一下，“如果无法控制自身节奏的话就不能调整呼吸。刚开始的时候，完全做不到在滑过来后立刻射击。别说瞄准了，就连扣下扳机都成问题。”

“啊？那么难啊？”

“我也曾经想过无论有多难只要在比赛开始前瞄准射击就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也要扣得动扳机才行啊。所以觉得这个很难。”

也许是看到我的表情一下子黯然失色，目黑选手赶紧摆了摆手说：

“呃，不过，能够命中靶心的话就会感觉挺有趣的，也特开心。”

“但没命中就很痛苦了吧。”

“话虽如此，但没命中目标的话，只要拼命去滑就可以了嘛。”

难道真可以考虑得如此简单吗？

“我原本是猫。跟狗不同，不太擅长长距离奔跑的。”

“那样的话，就更适合练习冬季两项了。因为，只要掌握了